

这是一部反映青年船员成长与爱情生活的长篇小说。一群女学生突然分配到与陆地隔绝的清一色男船员世界里，让原本平静的船队顿起波澜，甜蜜而又烦恼的爱情故事接踵而来。作品以冷静、细腻、风趣的笔法，紧紧围绕跌宕起伏的爱情纠葛，揭示了青年成长曲折的心路历程，展现了船员“水孤佬”独特生活，展示了水运“孤岛”别样世界。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较强的可读性。

ISBN 978-7-5321-4109-8



9 787532 141098 >

定价：35.00元

目录

上 部

第一章

- 1 她们真要来 / 3
- 2 她太像前女友 / 8
- 3 分配 / 14

第二章

- 4 她主动 / 19
- 5 吴驮子 / 26
- 6 乖女 / 34
- 7 糊涂与清晰 / 41
- 8 上调度 / 49

第三章

- 9 挠头的事 / 58
- 10 飞旋 / 67
- 11 有点不安 / 73
- 12 没有意思 / 78

第四章

- 13 阴天 / 83
- 14 一个难忘的少妇 / 90
- 15 那窗 / 98
- 16 希望 / 103

第五章

- 17 晴天 / 109
- 18 真正的晴天 / 115
- 19 调换 / 120
- 20 定心丸 / 126

45 又一个现实女 / 280

46 义务劳动 / 286

47 乐不起来 / 291

第十一章

48 原来如此 / 297

49 让我反应下 / 303

50 想问吴驮子 / 308

51 省厅之行 / 314

52 蠢事 / 317

53 核心会议 / 323

54 怎么会这样 / 328

第十二章

55 总算未病倒 / 335

56 不是玩笑 / 339

57 无味的日子里 / 344

58 遭遇风暴 / 351

第十三章

59 小城枪声 / 357

60 反应不赢 / 364

61 她嫁了 / 370

62 他享刑走了 / 379

63 我属什么流 / 384

第一章

1 她们真要来

新时代真能出新鲜，船队一回港，竟有这么条爆炸性的消息传来。

这是一个雨天——开春后一个雷声不俗的雨天，船队白副队长（本名叫季上荣，因长得白皙，被向有乱取外号恶习的船队喊作白脸）从高头回来，抛出一条打中队部捞到的让所有人都怀疑耳朵出了毛病的“内部消息”：船队要来女船员了。

他是这样抛出的：脱落雨衣走进驳船艙楼中间共用大厅，憋着白白净净脸上一脸的兴奋从大家跟前经过径直去取自己的饭，一面很随意地跟大家招呼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啰，绝对内部，你们只当心别惹出心脏病来了就是。”

他卖关子似的停了下。这时，刚在值厨伙食船大厅用完餐因外头下雨还没散去的船员们，一听真的就有点惹出心脏病来了的模样。白脸何时这副鬼样说事？大家一下全被新奇得愣在那里，只猛一齐向他砸去愕疑的目光，就像早几年造反派向场中央被揪斗的走资派砸去土巴坨石头块什么的样。

白脸拿好自己的饭菜寻一块空地方坐下，很优雅地弹了下筷子，开吃之前，口吻随便地说出那条消息来。

“这是么讲的，这会是真的？这年头难道耳朵也出了问题？”从那对对瞪得跟牛卵子似的眼珠就能看出，此刻所有人肚里都在

敏感地冒有一脑子问题：谁让这么干的？要招多少女船员？什么时候开招？会分到哪些船呢……大家知道得还太少，而大家想知道的却太多，这就存在显摆能耐的极大空间。于是，不少人使出浑身解数继续钻，希望在这关键时刻能多钻出点贡献来，以便日后船队更加高看些。

可是下来谁也没有取得重大建树。这事在整个大队，突然偃声息气，好似八字根本没那一撇，不显任何动静了，同一场暴风雨刮过之后一样平静。人们从哪一处再也没能钻到一点新鲜回来。就连回家休假刚归来的曾在部队当过侦察兵的二号驳水手破耳朵，住在大队招待所候船整三天，都没听到一个字。他还是回到船队才闻知此事。

这就不能不引起一向高度敏感的船员们的警觉。于是大家又觉得怕是该要认真检讨一下自己，莫不这回真的作了憋包，让人当猴给耍了。

“我说是吧，信那帮肿饱肚子没事编，天下能有这等肥事轮咱们？美死你们一帮水孤佬！”

“就是，准是哪个老和尚崽想女人想疯了，没卵捏尖糊人玩。”

“哎呀呀呀，那么那个鳖崽子，就不是一般色胆包天，这种国际玩笑都敢随便拿来开！”

……

人们转而相信，这事是有人在故意扯白糊，拿船员醒脾开心。

恰在此时突有消息传来说，大队招收女船员的事一点不假，而且工作正在紧张进行。

这天，船队锚在南京三汊河等卸。拖带兄弟船队下来的拖轮中队一三〇号拖轮申船长，在拖轮一楼大厅很确定地跟驻港老席说，大队招收女船员的报告，上面正式批复了下来。

我这天没事，到下关溜达回来，在趸船上等划子。刚好听到停在趸船上的一三〇号轮上申船长在说这件事，就立马凑了过去，真真切切亲耳听到申船长跟驻港老席那样说。我还慌急忙燎地抢上去问：“这是真的吗，申船长？”我看见申船长把头转向我，厚镜片

人的注意力一分散,自然就会镇定许多。于是,我这才敢抬起头,大起胆子打量起她们来。

她们大多也是低着头,且一个比一个低。领头走来的那个站得离我最近的长形脸,头虽还算正,眼却是向前下方瞅着。紧挨着她站的脸上笑着露出两颗大白牙的那个,头就明显地勾着。中间那个眼角好看地向上弯起的,是把眼睛盯在自己脚尖看。而再过去那个就看不清面目了,她整个脑袋仿佛葫芦挂在自己的胸口上。在我目光正要扫兴地移开的一刻,碰巧她让肉头一句话吓得不自觉地抬起了下头,我瞥见那上头两眼湿乎乎的。只有排在末尾的那个例外。她像一只骄傲的公鸡高扬着头,且不停地转动着,很有点肉头味道样在扫视着大家,放肆得可以。我从侧面看过去,发现她倒像一个人。像谁呢?容我想想……对了,像苏小萌!她竟跟我的前女友苏小萌那样相像,也是那么小巧的个头,也是那么玲珑的小脑袋,也是那么圆圆的小秀脸。太像了,瞧啊,连头发扎法都像得不走样,也是在脑后扎着两只燕子尾巴……

唔嚟,这世界竟有这样事!我的兴奋更加高涨起来,变得像过去看苏小萌样,只拿两眼盯住她,竟眨都不知道眨。才却的紧张,一下全回到外公外婆那里去了。

她此刻头是扭在身后,在向后面作着肉头式的扫视,这时只把后脑勺上“刷子”对向我,让我一时还不清楚她的面容像不像。正在我急切地想从正面验证时,恰好那颗忙碌的小脑袋瓜就朝我这边转过来。一道清波照上来,同我的目光撞个正着。是她撞上来的,我的目光只是死死盯着等在那里。唔,如同鄱阳湖里春水一般,又明亮又透彻,也同苏小萌无二。且直往人心里钻去,让人看得舒服无比,有股晕酥之感要往上冒。我着魔地盯着看着,忘了世界一切,都舍不得让眼皮眨动下,只在担心它们要移开。

它们很快真的移开了,一刹那移开了去,继续忙碌它们的忙碌去了。

我心里不免生起些许遗憾。我有充分的理由要生遗憾,既然同样那么双眼睛我能盯着看上几年,为什么这双眼睛我就不能盯

后荡桨。本来，这工作没我什么事，船队有那么多叫我矮子的长子。是团头做事老要喊我，时间一长，我就习惯了他下我跟着跳。二花脸不一样，他做事特别卖劲，是因为他家有一大窝小二花脸在等他打食。我以往随团头跳是心存不愿的，但今天我很高兴，因为我看到翘嘴高兴。

我们分六趟往木架跟口下了两口四齿锚，四口犁锚，一气干了一个多钟头。船头上的人在这中间，只帮着把锚和缆绳从舷边放下划子，其余工夫全没事干杵在那里，就跟场外观众观赏场上运动员表演样只盯着我们瞧。过去光表演给长子们看，我只觉得时间特长。今天有翘嘴在场，我就一点不嫌累，甚至忙欢得还有点手脚错乱样。

装载直到下午三点多才开始，厂方临时发现有块跳板腐烂了耽误些工夫。真正开装其实很快，上百辆板车从半山腰上一辆接一辆推下来，我们一个三百吨的大甲板仓，两个钟头就能吃饱。这天因是团头下的锚清楚锚位，枪疤又安排我们首装。我按照吴驮子的布置，领着吊眼来到梢后操作。一到后梢，吊眼就变了个人，脸上的拘束明显好多了，竟主动上来跟我搭话。

“晓雨，那个叫么名字？”她一脸娇滴地问，声音同沙罐似的粗闷。这声音搭配到美女身上，倒是一点不觉俗气，反显得有种特别润味。

她给我第一感觉蛮乖，我觉得这应该是她原本样子。可我奇怪她能知道我叫齐晓雨，却不晓得那一位的那个名字。我装着没听懂，问：“你说的那个指哪个？”

吊眼捋了捋身上穿的救生衣，有点嗲味说：“就是让我穿这个的那个。”

“你说的团头啊，”我作出才明白的样子，爽声介绍起来，“他叫尚川明。不过，没人叫他这个名字，都是喊团头。他头长得圆鼓溜秋一个。”

吊眼没吱声，只嗲着一张生动的秀脸冲我笑着。

我想探探她底，顺势问：“问他有么事啵？”

心不晓得几甜美——那羞红的深处隐现着幸福的笑意。

吴骖子抬起头，目不转睛地看了一气，没笑，也没表态，是又低下头去吸他的烟。我也看出，吴骖子那深眦的双眼深处，也明显地闪动有几丝喜悦。

吊眼见吴骖子没态度，自己朝已经转身走进厨房的团头后背狠狠地剐了娇嗔一眼。然后，伸手朝那地方抹了一把，转身问我：“晓雨，搞了好多吧？”

本来没好多，让她一抹，那一小撇又很好地延伸到右边，使她成了很有那么点意思的女须眉。我本来想告诉她实情，转念一想，何不让这一壮观留久点，让大家开心延长些，她难得有回把这样的尊容。

“没有什么，几乎看不出来，不值得大惊小怪。”我做出若无其事样子说。

她拿凤眼盯我研究了一番，不大相信，拿起玉米回房去了。旋即转出来，立在厅门口大声嗔我道：“好哇，矮子，你只多跟他膘在一起。你就跟他学坏吧，有你后悔日子！”小胡子仍原封不动地挂在那里。

注意，她叫我矮子了，她竟头声叫我矮子了，一个大山沟里出来的乖女竟这么快也敢叫我矮子了。么样，我怀疑得不差吧，她不是很好地在由一个山里人向水上人蜕变吗？我本来想说我能学到他就好了，但我选择了不吭声，只吃玉米。我能看不出来，她是让幸福激动得要表演。她要表演幸福不随她去好了。

她洗后回到大厅时，当团头的面，只轻瞥一眼，骂了句“坏东西”。

一向不大爱谈女人的正人君子，这么快地竟敢跟一个女人动手动脚，且如此大雅之举，竟还是当着我们大家的面公开做的。么样，这总该让你不再怀疑了吧。

昨天后来回到房间，我躺到床上之后，先是觉得思想像从水里捞起一样，是那样清晰：吊眼明显要被团头近水楼台先得月了。直佩服他们真能发展，快得跟旋风一般。随即，很自然地着急上自

己。自己这头不见点清晰不说，还落上个担心。我担心在吊眼这头见不到指望，另有人会像黑皮所说转向翘嘴那边去捷足先登。翘嘴除个头矮些，长相上并不比这位俗到哪里，一个白得娇嫩，一个嫩里透红，就这么点区别而已，还怕不被别人惦记上。翘嘴对我的态度让我糊涂，翘嘴对我担心的那位态度，同样让我不清晰。我觉得需要尽快作下了解，凭是她翘嘴那头，还是他白脸那头。

8 上调度

早晨，我被一阵喳喳声吵醒。我听出声音来自梢后四号驳的船头。四号驳上几个人这会都在船头。听得出，他们心情不错。

“二花脸，你估下今天会卸货不？”翘嘴兴奋地叫嚷。

“我插你娘，又打主意上去玩啦？”

“前次来这搭玩得太匆忙，我没玩好。”

“这次恐怕马上要接档卸，只怕你连匆忙都捞不上啰。”

“那我请假。老壳虾，我才来不久，又顶不得人做事？”

“你来哪光是为了玩啊，”老壳虾嘀咕说，“你来哪不是为了工作啊。”

“我不管，以后学会了做事再补上，这总做得。”

黑皮就大笑起来：“老壳虾，你平日光晓得嘎老子，今天也碰到难剃的痢痢头了吧？”

.....

芜湖是座民风朴实购物方便的江南重镇。从这个意义上说，船员普遍蛮喜欢来，航行中几个鬼早就盘算好了到后如何上去潇洒。船队到这里蛮经常，我们到上海的货物，不少得在这里过驳中转，由长航大驳运达。吴骖子对这点相当不以为然，不只一次对团头说：“运货最忌不一锚到底，环节一多，要少赚好多钱。”申船长一次对吴骖子说：“快了。航运分区航行，我们只限航行江阴以上B级航区，有迹象表明，这个政策国家在松动。”黎尤远对原一三〇号拖轮申船长，不久前被他调到机关生产科的申科员说：“这个任

务就交给你，你多想些法子，争取解决一锚到底的问题。你是上海人。”我对芜湖另有好感，觉得这里吊杆大，一抓好几吨，卸货一艘船几下就抓空，轻省。这次到这里我没过多去想这些，早上醒来，是在想上午要不要上去，我有另外些想法。

老白好几天没上我这里来了，我脑子触到这上。前一段，他来我这里倒是蛮勤。那当然不是为我而勤的，尽管我觉得他一直把我当成他的知己。他这段来，主要是冲我隔壁那位。前头我就估过，他会很快注意上那位。而那位偏偏对他敬而远之，老用一种让人难以忍受的客气态度，和他保持着一定距离。弄得他没有一点办法，经常灰心衰气地转到我这边，到我这边找个体面的台阶下——无心无思地拿本我买的处理杂志胡乱翻一通，然后走人。

他到隔壁多少次了已经记不得。但他第一次到隔壁的情景，我至今记得一清二楚，每句话都印在脑子里，还能一字不落地给还原。那次是他先打的招呼。

“没出去玩啊？”他当时是站在门外招呼，我听出话音带笑，估计那迷人的笑折子是挂在脸上。“在忙点什么？”

“哦，是队长啊。”吊眼站起来，礼貌地回答，“没忙什么。”

白脸不请自己进去大概在床沿上坐下，“毛线颜色蛮时髦嘛。给谁打的？”

“胡乱给家里妹妹打的。天就要转凉了”

“你姊妹几个？”

“……我有两个妹妹。”

“家里都还好吧？”

“还好。”

“你父亲呢，你父亲退休回去还好吧？”

“还好。”

“母亲呢，身体还硬朗？”

“……”

“对不起，我不晓得。”

“没得关系。”

还能不帮这个忙,看着你老侄过不顺?”

“你奔四十了吧?”白脸接过话头问。

“三十八。”对方车头看向白脸。

“那要命,”白脸摇了摇头,坦陈自己的看法,“你这个年纪怕够呛。老兄要有点一辈子一个人过的思想准备。”

“我不甘心啊。”对方说,好像是白脸耽误了他似的看着白脸,“我是叫房子耽误的,又不是没得人看上。我谈过几个的,单位没得房子给,临到头人家看你窝都没个能不分手?要是在本单位找得到,那情况就不一样。双职工,单位迟早也得给个沓晃住,对吧?”

蛤蟆肚和白脸被他说得没有话。在这个当儿,白脸才看见我。他立即起身走上来,手往我肩上亲热一搭,邀我一同往外走。到外面,他小声说:“服那号俗角好想法,那样的老猫还想贪嫩鱼的腥。”

到他房间,我问:“你找我?”

他就反身把门掩上,转身轻声地说:“你写个人党申请书吧,我帮你努力下看。”说得很随意、很自然。

我震懵了,说不出话,只盯着他。这么一件重大的光荣,我早已盼得失去信心,不想在我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竟这么不期而至。我过去曾那样期盼过,是父亲遗憾的神情促使的。父亲生前是单位不错的船长。父亲的父亲,我的爷爷在旧社会赚了钱,供父亲识得几个字,后来托一个远房亲戚带他到船上做事。父亲从水手做起,到小轮副驾驶、驾驶,再到大轮二副、大副、船长,靠那几个字让他一路春风得意很快做到顶级船员。在我们小院,乃至在我乡下老家,备受人们高看。父亲却老愁眉不展,就因差个党员不是,让他觉得不够圆满。为这事他没少埋怨爷爷。说受爷爷不少的益,却也吃爷爷一个害。爷爷让他读那些书,使他能够当上船长。爷爷土改时评个上中农,让他没能入上党。那是他对我态度有所转变的初中时说的。我当时对他的转变非常感动,暗地立誓将来一定帮他实现。我觉得他的继承人帮他实现这一愿望等于他

本人实现一样,我是他的血脉,他已承认的血脉。但我很快觉得那不过是幻想。我读过《母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岩》、《可爱的中国》,学过雷锋、焦裕禄、王进喜,觉得那太难太难,难得不可企及。后来就没再认真去想,是不敢去想,想也只停留在幻想、梦想中。一次梦见我帮父亲实现这一愿望,人竟兴奋得大半夜一挺身坐在床上。现在,这个想法由别人再度挑起,我要想想。我问自己这可能吗,我在船队算最优秀或最进步的吗?我的表现比得上团头吗?

我知道团头很早就写过入党申请书,那次他在房间写时我亲眼看见。他说:“你也写个吧,人上人不上是另外回事,起码我们对自己有个要求对吧。”我说:“我不写,我还没有一点这样想法。”他继续动员说:“写个吧,你看现在有的党员,哪比我们当真强到哪儿去啦。我们人上,说不定能给党起点作用呢。”我回答说:“要写我也不现在写,我得等你人上后才说。”他说:“那又何必呢,我们随便谁人上不都是好事?没关系,写个让组织先上个印象,多给我们些敲打,我们也好约束自己些。我也不一定能被组织挑得中,真的,也只是想给自己先上点约束。”我说:“我还是考虑下才说,我思想真的还没朝这方面想。”表面上我像不愿和团头争,实际上是觉得组织不可能先团头考虑我,写早了,怕人不上落那帮鬼们笑,背后拿去当磕牙材料,难为情。团头现在这方面热情大不及先前,几乎没再提过这事。因为他写的那个申请交上去后如泥牛入海,连回声他都没有捞到一个听。

我看白脸是认真的,此刻他一副诚心实意的样子,心里开始蠢蠢欲动,慢慢上来一点劲头。我问:“我行吗?”

他说:“有么行不行的,那还不是事在人为。估计你在孔令山和汪宽仁那搭通过没问题,到中队,我再帮你努努力看。”

沉默。“枪疤和破耳朵平常对我似蛮可以……”我在思考。

他又说:“我不是光感你的谢,其实,我也是觉得你还是蛮够条件。”

我说:“我不觉得,我真的够吗?我怕我是差得蛮远。”

几个妇女几乎同时讨好地叫起来：“是吗，那看看……哇，你这兄弟好有模样咧！啧啧，公家的饭就是养人！”乡下人笑得很随便，乡下人盯人的目光也够你一受，我都觉出脸上有些痛感了。

我发现其中一个有点不同，她只抬头飞膘我一眼，就埋下头去做事再没抬起过。我感到有点好奇，目光只栖留在她身上。一个妇女发现我的关注，借此找我搭话说：“么样，小兄弟，我们乡下也有不俗的吧？我们艳梅要是生在你们城市，是不是不比你们城里人差。你承认不？”

我本来想说：“大婶把我比跌死了，我哪抵得上她万一。”我想这么说，一半是要假作一下谦虚，一半也感到那女的确实生得不俗。她二十多岁样子，细白的小脸，匀称的身段，齐腰两根沉甸甸大辫，粗糙的衣服仍掩不住往外直冒俏丽。特别是那对大眼，深得同井一样，让人过目难忘。我话还没出口，前头一个歪头邪脸的中年男人就叫起来：“阔嘴婶，你是嘴在作痒是不，有你这么在生人面前玩笑的吗？”被叫做阔嘴婶的，立即更大嗓门盖过去：“吼你娘个头哇魏狗脸，你以为我是你家冷艳梅怕你吼！惹得老婶火起，一锄头挖死你！”那边声音当即便弱了下去：“你怪我吼，你不晓得冷艳梅是么怪物东西啊？你还瞎搅糊。”阔嘴妇女显然不愿在生人面前蚀面子，仍大嗓门回过去：“你过不拢怪得别人啊？我看头个要怪的就是你魏狗脸自己不是个东西。你个狗样的东西么样对待人家艳梅的？你怪树怪桠。”我不习惯这种场面，向大姐轻声地招呼了声，就抽脚往姐夫那边过去。

我脑子赶不去那个叫冷艳梅的女人了。她那大大的眼睛不但好看，而且给人一种特别的感觉——深沉得让人老要回想。尽管她只膘了我那么一眼，却让我看出那里头充满了忧伤和乞怜以及渴望见我又羞于见我的神情。我觉得她和那个叫魏狗脸的结合，简直就是凤凰跟狗连胎，相差十万八千里，不知道么样个结合法。这便是个很大的迷，往我脑壳深处钻去。可我只读到她那么飞闪一眼，其他什么都不清楚，就像读新闻只读到个标题一样。我有进一步了解她细部内容的愿望了，打算中午收工好好地问问姐。

说：“要不，就先拿着？我们先用下，等灾害补助款和年底分红一到手，拿那先还部分过去？”我忙说：“年底别急还，你先把屋弄好。我事不急。”姐夫就说：“雨伢，有你这钱帮我上前，那我下月就可以动手了。原先我只想先搞个一层屋壳，人搬进去过年。即这么说，姐夫就要一气把两层砌到顶了？”

“那还用说，不原，你让老娘么样安心过年？”我不想让这种认真事搅了先前气氛，忙把话题转移到我关心的问题。“上午那个叫冷艳梅的女人，好像不像个农村人样。她是本地人？”

姐回答说：“怎么不是正宗是，她就是隔壁红卫大队的。”

红卫大队的？白脸不就是红卫大队的？我想知道白脸的兴趣又冒上来，紧盯一句问：“她好像包袱挺重样。她怎么会嫁给那么一个老男人？”

“她是换亲换来的。她过来把魏狗脸的妹子换过去当她嫂了。两家过去成分高点没办法，她哥人到中年未娶上。要晓得这会能取消家庭成分，打死她也不会嫁给魏狗脸。她起先也死活不愿，后来不知怎么回事突然就愿了，愿得还蛮爽快。”

“……那也太亏了她，那男的又丑又恶。”

“刚来一阵不是这样，生了伢后魏狗脸就变了。说那伢只有八个月，是别人的。队上放牛伢当时还编了顺口溜到处播呢。”姐扭头问姐夫，“哎，那顺口溜么样唱的？”

姐夫把头转到一边，说：“你无聊不？扯人家那些做什么。”

“我晓得我晓得。”兵兵立即冲我举手要发言。没等谁应允，他背书样背得流利：“魏狗脸，狗脸魏，时来又运转，讨个老婆带肚子回。”背完还说，“他那野崽跟我一个学校，现在学校还有同学在他面前这么唱呢。”

“你不许，听见没有？”姐磕了兵兵一栗子包。

我顿了片刻，说：“我感兴趣她，是因为我有个同事，是她那搭的人。”

姐和姐夫就都把头转向我，“是吗？”

我想了想，问姐：“我好不好上她家去玩玩，我想问问我那同事

来的。边上有把菜刀,显然她才却也试过。这么大的一头活鱼,是够为难她一个女小个子了。

我让她去淘米坐水,我三下五去二很快把鱼破好,洗好。正在剁块的时候,她淘好米掏好炉子坐好鼎罐出来,蹲在我面前蹙着眉头叫道:“天哪,这么一脸盘的鱼块,要本小姐的小命不!”

我手上做着事,头未抬,衬她说:“你吃嫌多不?”

她嬉皮笑脸地回答道:“我吃不嫌多,让我弄就嫌多,这么多让我看着都潜汽。我听人说快煎豆腐慢煎鱼,这要慢煎起来,还不把本小姐煎老了去啊!”

我听得非常开心。“这鬼女的是蛮好玩。”心里直乐着。

她瞅了我少顷,邪头邪脑地说:“哎,矮子,你别光顾幸灾乐祸呀。也帮我参谋个主意啰。只要不用那怕死人的油煎,随便弄个什么撇脱法子,糊弄得大众过去就行。”

我讥她说:“我还以为你是个天不怕的呢。怎么,也知道在乎大众啊。”就教她一个从吴馐子那里学来的法子:先宽油锅小火炸香花椒、八角、干椒、生姜、蒜片,再下鱼块、料酒、酱油、醋、盐、糖和平鱼滚水,大火烧开,中火咕嘟十多分钟,加青椒丝,味精起锅。

她照我说的法子忙出忙进,不晓得多快活。临熟,揀一块塞进自己嘴里,又揀一块直往站在灶间她的指挥嘴里塞。我们同时嚼着,一边张嘴呵出热气。还没嚼完她就嚷上了:“矮子,还真蛮好吃耶!”又揀一块塞嘴里,又揀一块往我嘴里塞,嚼完后问我可以不。我点点头,她就盖上盖,将锅端到大厅脚地垫籬上。转身杵到我面前,很嗲味地表扬起我:“矮子,你蛮合格,回头哪个女的碰到你,要幸福死。”

这句幸福死的话立即幸福地直往我内心深处钻去,我觉得自己真的快要幸福死了。但我很好地保持住表面的平静,转移话题继续打击她说:“其实你饭煮得也特差你不觉得?你没看见每次吃你煮的饭,大家眉头皱得有多高。那叫什么饭,粥不粥饭不饭的烂成那样。”

“我就这个水平嘛,又不是我故意的!我在家是末肚女,家里

没让我弄惯嘛。”

我继续开心地扮起师傅，教她米煮到几成硬心滗米汤，米汤看米煮得软硬程度留多少，滗后鼎罐放铁炉上如何转动烤，烤到饭出么样汽结束。这种卖弄的感觉真不错。

说话当中我一直留意观察她，发现她是真快乐，且像长大了些。这才二十来天，她居然比之前对我有耐心了，愿意听我说教了，中间还点了几次头。那双大杏眼里似乎还闪过几下大人样的东西，尽管脸上仍是那副邪头邪脑鬼样。

我正在很美地评品她的时候，外面响起杂沓的脚步声，一拨人回船来了。痢痢打的头，一进门就嚷：“矮子崽，你也晓得回啊！”日他娘，一进门就没跟我吃好隔食。“看看，一回来就晓得谈恋爱。”开口便攻击我。

我知道怎样对付这帮鬼，赶忙把话题移到他身上堵他嘴：“老子还不是怕小姐煮的饭你肿不下肚子，特地赶回来露一手让你解馋。你个不识好孬的东西，难怪不痢个死人头。”

但我还是难掩心中的快乐。这天虽然没跟痢痢说的那样在谈恋爱，我心里却着实充满了谈恋爱一般的快感。我要记住这个不错的好晴天，它让我的心情难得地和这天气保持了很好的一致：一片清明，一片开朗。

18 真正的晴天

我心里的晴天只维持到天断黑，一吃完晚饭回到房间安静下来，脑子进入好使状态，很快便爬起乌云。晚餐就鱼荤和吴驮子、团头喝了一满盅我带来的上好四特酒，都没能帮助维持住。

我想她那鬼人，可能对谁都那样。想到她说的那句“要幸福死”，不一定代表她本人，觉得我没什么好幸福的。她的幸福在白脸，她都幸福到人家身上去了。

我心黯淡下来，觉得我不可能比白脸能让她幸福。

直到次日，这个晴天才真正地到来。

我正想拿话让他多荣耀会，一抬头，一号驳到了。

一号驳的后梢上，或坐或蹲或站，七八个人在美美地享受着暖呼呼的冬日阳光。马脸搂着吊眼坐在一张靠椅上。烂桃蹲在她们脚边。兔牙靠着绞关站着。翘嘴屁股下头垫着只靠球面对马脸而坐，自然是背对着我。稍开一点，扭脖子坐在一张靠椅上歪侧着头听她们说。而枪疤则是坐在更开一些吸着旱烟。我们过来，女船员依旧沉迷于她们的交谈中没反应。枪疤把屁股下矮凳递给会长，自己进厅另拿了两只出来，一只递我一只自己坐了，一面把烟盒里的一支卷烟递给会长。我没有立即去找翘嘴。我愿先听听她们在说些什么，就静静地依在枪疤身边坐着。

她们说得正入港，像吃喜糖样兴奋着，此刻说话的是兔牙。她靠在绞关上比比画画，“……老子肥了点，想做件粗花呢捏腰褂么样？裤嘛，来条凡立丁踩脚的，对我是不是线条好点？”

马脸笑道：“小气鬼为自己臭美，倒是蛮想得开嘛！不错，比前天想法有进步。这两种面料经穿耐磨蛮高档，我投你的赞成票。我也打算选这类料。”回头问吊眼，“龚妹嘢想做么样的？”

吊眼说：“我想扯布回去做，和家里两个妹子一起请一天裁缝，我当大姐得照顾她们。不过布料我不打算同她们一样，到时请大家帮我参谋下，我这样杆子体形该扯么样的合适。”

马脸又扭头问脚边的烂桃：“桂香妹嘢，你呢？”

烂桃把湿乎乎的眼睛抬起来看着她说：“我还没去想，也想不出个好主意，我不晓得我做么样的合适。要不，回头就照你的式样做身，行不？”

马脸说，“那哪行，各人是各人的体型，又不一样，我窄你宽。要不然帮你参谋个主意，回头来身麦尔登的？这布料平整，厚实，挺刮，不起球，也不掉靛。你穿后保险贵气些，人会出彩得多。”少停，又说，“我自己除裤想扯华达呢，上身嘛也想来件这种布料的，不过我想做成长大衣。你们帮我参考个颜色看？”

兔牙先说毛蓝，后又改口咖啡色。翘嘴立即予以否定，她大声嚷道：“黑色！黑色百搭配，符合你的文化档次，眼下正流行。”